

雲蓋焉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方士言  
蓬萊諸神若將可得天子爲塞河與通天臺若  
見有光云獲若石云于陳倉此外如所謂及羣  
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可爲觀如緱城  
神人宜可致天旱意乾封乎然其效可睹矣詞  
旨亦相似

僭亂的對

王莽竊位稱新室公孫述稱成家袁術稱仲家  
董卓郿塢公孫瓚易京皆自然的對也

月不勝火

莊子外物篇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  
固不勝火於是乎有焚和而道盡注云大而闇  
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東坡所引乃曰郭象以  
爲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爲更之曰  
月固不勝燭言明於大者必晦於小月能燭天  
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  
火勝月耶月勝火耶予記朱元成萍洲可談所  
載王荆公在修撰經義局因見舉燭言佛書有

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昌惠卿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以爲然蓋發言中理出人意料云予妄意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爲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 靈臺有持

莊子庚桑楚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郭象云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

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也陳碧虛云真宰存焉隨其成心而師之予謂是皆置論於言意之表玄之又玄復采莊子之語以爲說而於本旨殆不然也嘗記洪慶善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苟爲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蓋前二人解釋者爲兩而字所惑故從而爲之辭

### 董仲舒災異對

漢武帝建元六年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董

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竊其書  
奏之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  
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  
遂不敢復言災異此本傳所書而五行志載其  
對曰漢當亡秦大敝之後承其下流又多兄弟  
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故天災若  
語陛下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  
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  
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

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  
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况諸侯乎在內不  
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况大臣乎此天  
意也其後淮南衡山王謀反上思仲舒前言使  
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顛斷於外  
不請旣還奏事上皆是之凡與王謀反列侯二  
千石豪傑皆以罪輕重受誅二獄死者數萬人  
嗚呼以武帝之嗜殺時臨御方數歲可與爲善  
廟殿之災豈無他說而仲舒首勸其殺骨肉大

臣與平生學術大為乖刺馴致數萬人之禍皆此書啓之也然則下吏幾死蓋天所以激步舒云使其就戮非不幸也

### 李正己獻錢

唐德宗初即位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天下以爲

太平之治庶幾可堪紹興三十年鎮江都統制劉寶乞詣闕奏事朝廷以其方命刻下罷就散職寶規取恩寵掃一府所有載以自隨巨舟連檣白金至五艦他所齎挾皆稱是其始謀蓋云此行不以何事必可力買既至趨趨國門不許入覲或以謂欲上諸內府予時爲樞密檢詳爲丞相言援祐甫所陳乞以寶所齎等第賜其本軍明降詔書遣一朝士以寶平生過惡告諭卒伍使知明天子惠綏惻怛之意或寶斬固奄有

仍爲已物則宜因人之言發命詰問在行之物  
本安所出今安所用悉取而籍之就其舟楫北  
還充賜尤可以破其谿壑無厭之謀湯岐公當  
國不能用也

### 宣室

漢宣室有殿有閣皆在未央宮殿北三輔黃圖  
以爲前殿正室武帝爲竇太主置酒引內董偃  
東方朔曰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  
不得入焉文帝受釐于此宣帝常齋居以決事

如淳曰布政教之室也然則起於高祖時蕭何  
所創爲退朝聽政之所而史記龜策傳云武王  
圍紂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  
室淮南子云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宣  
室注曰商宮名一曰獄也蓋商時已有此名漢  
偶與之同黃圖乃以爲漢取舊名非也

### 昔昔鹽

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爲隋煬帝所嫉考  
其詩名昔昔鹽凡十韻垂柳覆金堤靡蕪葉復

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錦  
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歛千金笑  
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翫同  
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  
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  
蹄唐趙嘏廣之爲二十章其燕泥一章云春至  
今朝燕花時伴獨啼飛斜珠箔隔語近畫梁低  
帷卷閑窺戶牀空暗落泥誰能長對此雙去復  
雙栖樂苑以爲羽調曲玄怪錄載濛濛三娘工

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鴿鹽神雀鹽  
踈勒鹽滿座鹽歸國鹽唐詩媚賴吳娘唱是鹽  
更奏新聲刮骨鹽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  
曲引之類云今南嶽廟獻神樂曲有黃帝鹽而  
俗傳以爲皇帝炎長沙志從而書之蓋不考也  
韋穀編唐才調詩以趙詩爲劉長卿而題爲別  
宕子怨誤矣

將帥當專

周易師卦六三師或輿尸凶九五長子帥師第

子輿尸正凶爻意謂用兵當付一帥苟其儔雜然臨之則凶矣輿尸者衆主也安慶緒旣敗遁歸相州肅宗命郭汾陽李臨淮九節度致討以二人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者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步騎六十萬爲史思明所挫一戰而潰憲宗討淮西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雖以韓弘爲都統而身未嘗至旣無統帥至四年不克及裴度一出纔數月即成功穆宗討王庭湊朱克融時裴度鎮河東亦爲

都招討使羣帥如李光顏烏重嗣皆當時名將而翰林學士元稹意圖宰相忌度先進與知樞密魏簡相結度每奏畫軍事輒從中沮壞之故屯守踰年竟無成績正元之誅吳少誠元和之征盧從史皆此類也石晉開運中爲契丹所攻中國兵力寡弱桑維翰爲宰相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雖杜重威李守正張彥澤輩駑材反虜然重威爲主將陽城之戰三人者尚能以身徇國大敗疆胡耶律德光乘橐駝奔竄僅而獲

免由是觀之大將之權其可不專邪

容齋二筆卷第七

容齋二筆卷第八 十五則

著龜卜筮

古人重卜筮其究至於通神龜爲卜著爲筮故  
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定天下之吉  
凶成天下之亶亶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  
法令舜之命禹武王之伐紂召公相宅周公營  
成周未嘗不昆命元龜襲祥考卜然筮短龜長  
則龜卜猶在易筮之上漢藝文志劉向所輯七  
略自龜書夏龜之屬凡十五家至四百一卷後



免由是觀之大將之權其可不專邪

容齋二筆卷第七

容齋二筆卷第八 十五則

著龜卜筮

古人重卜筮其究至於通神龜爲卜著爲筮故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舜之命禹武王之伐紂召公相宅周公營成周未嘗不昆命元龜襲祥考卜然筮短龜長則龜卜猶在易筮之上漢藝文志劉向所輯七略自龜書夏龜之屬凡十五家至四百一卷後

世無傳焉今之揲著者率多流入於影象所謂  
龜策惟市井細人始習此藝其得不過數錢士  
大夫未嘗過而問也伎術標榜所在如織五星  
六壬衍禽三命軌祈太一洞微紫微太素遁甲  
人人自以爲君平家家自以爲季主每况愈下  
由是藉手于達官要人舟車交錯於道路毀譽  
紛紜而術益隱矣周禮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  
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杜子春云玉兆顓帝  
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經兆之體

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又掌三易之灋  
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  
十有四今獨周易之書存他不復可見世謂文  
王重易六爻爲六十四卦然則夏商之易已如  
是矣左氏傳所載懿氏占曰鳳皇于飛和鳴鏘  
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成季之卜曰其名曰友  
在公之右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晉獻公驪姬之  
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嫁伯姬之繇曰車說其  
輓火焚其旗寇張之弋姪其從姑秦伯伐晉曰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文公納王遇黃  
帝戰于阪泉之兆鄆陵之戰晉侯筮曰南國蹶  
射其元王中厥目宋伐鄭趙鞅卜救之遇水適  
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  
子商史墨曰盈水名子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  
杜氏謂鞅姓盈宋姓子蓋言羸與盈同也史趙  
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衛莊公卜夢曰如  
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闔門塞竇乃自後踰  
此十占皆不可得其說故杜元凱云凡筮者用

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  
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若  
盡附會以爻象則架虛而不經可爲通論然亦  
安知非連山歸藏所載乎

### 地名異音

郡邑之名有與本字大不同者顏師古以爲土  
俗各有別稱者是也姑以漢書地理志言之馮  
翊之櫟陽爲藥陽蓮勺爲輦酌太原之慮虎爲  
廬夷上黨之沾爲添河內之隆慮爲林廬蕩陰

為湯陰潁川之不羹為不郎南陽之酈為擲堵  
陽為者陽鄆為讚沛之鄆為嵯鄆為多清河之  
郟為輸汝南之平輿為平預濟陰之宛句為寃  
劬江夏之沙羨為沙夷九江之橐臯為拓姑廬  
江之雩婁為吁閭山陽之方與為房豫琅邪之  
不其為不基東海之承為證長沙之承陽為烝  
陽臨淮之取慮為秋廬會稽之諸暨為諸既太  
末為闡末豫章之餘汗為餘干梓潼之汁方為  
十方蜀郡之徙為斯益州之味為昧金城之允

吾為鉛牙允街為鉛街武威之樸剝為蒲環張  
掖之番禾為盤和安定之烏氏為烏支上郡之  
龜茲為丘慈西河之鵠澤為梛澤代郡之狝氏  
為權精遼西之且慮為起廬令支為鈴柢遼東  
之番汗為盤寒樂浪之黏蟬為黏提南海之番  
禺為潘隅蒼梧之荔浦為肄浦交趾之羸樓為  
蓮篔九真之都龐為都聾日南之西捲為西權  
淮陽之陽夏為陽賈魯國之蕃為皮皆不可求  
之於義訓字書亦不盡載也

韓嬰詩

前漢書儒林傳敘詩云漢興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又云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嬰爲文帝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作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上前精悍分明仲舒不能難其後韓氏有王吉食子公長孫順之學藝文志韓家詩

經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正三千餘字予家有其書讀首卷第二章曰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有處子佩璵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子貢曰吾將南之楚逢天暑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水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

觴迎流而挹之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孔子  
抽琴去其軫子貢往請調其音婦人曰吾五音  
不知安能調琴孔子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子  
貢曰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曰子  
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  
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  
求思此之謂也觀此章乃謂孔子見處女而教  
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可乎其謬戾甚  
矣他亦無足言

### 五行衰絕字

木絕於申故桫字之訓爲木自斃水土絕於巳  
故汜字之訓說文以爲窮瀆圮字之訓爲岸圮  
及覆火衰於戌故威爲滅金衰於丑故鈕爲鑣  
閉製字之義昭矣

### 漢表所記事

漢書功臣表所記列侯功狀有紀傳所軼者韓  
信擊魏以木罌缶度軍表云祝阿侯高邑以將  
軍屬淮陰擊魏罌度軍使罌蓋此計由邑所建

也信謀發兵襲呂后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舍人第上書變告信欲反晉灼注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表有滇陽侯樂說史記作欒說以淮陰舍人告反侯蓋非謝公也須昌侯趙衍從漢王起漢中雍軍塞渭上上計欲還行言從他道道通中牟侯單右車始高祖微時有急給高祖馬故得侯卽侯黃極忠以羣盜長爲臨江將已而爲漢擊臨江王祁侯繒賀從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擊楚迫騎以故不得進漢王顧謂賀祁

王

史記作侯

顏師古曰謂之祁王蓋嘉其功故寵褒

之許以爲王也他復有與傳小異者史記張良傳項梁立韓王成以梁爲韓申徒徐廣云申徒卽司徒語音訛轉也而漢表良以韓申都下韓師古云韓申都卽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按良與韓王信了不相干顏注誤矣自司徒訛爲申徒自申徒爲申都自申都爲信都展轉相傳古書豈復可以字義求也韓信歸漢爲治粟都尉表以爲票客師古曰與紀傳

參錯不同或者以其票疾而賓客禮之故云票  
客也史記作典客索隱以爲粟客此外又有官  
名非史所載者如孔聚以執盾從周竈以長鉦  
都尉郭蒙以戶衛宣虎以重將重將者主將領  
輜重也彤跔以門尉棘丘侯襄以執盾隊史郭  
亭以塞路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備敵寇也丁  
禮以中涓騎爰類以慎將謂以謹慎爲將也許  
蓋以駢隣說衛駢隣者二馬曰駢謂並兩騎爲  
軍翼也說讀曰稅稅衛者軍行初舍止之時主

爲衛也許彘以趙右林將林將者將士林猶言  
羽林之將也清侯以弩將留盼以客吏馮解散  
以代大與大與主爵祿之官也史記作太尉斬  
彊以郎中騎千人之類聊紀於此以示讀史者  
云

蕭何給韓信

黥布爲其臣賁赫告反高祖以語蕭相國相國  
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  
驗淮南布遂反韓信爲人告反吕后欲召恐其



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稱陳豨已破給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即被誅信之爲大將軍實蕭何所薦今其死也又出其謀故俚語有成也蕭何敗也薦何之語何尚能救黥布而翻忍於信如此豈非以高祖出征呂后居內而急變從中起已爲留守故不得不亟誅之非如布之事尚在疑似之域也

彭越無罪

韓信英布彭越皆以謀反誅夷信乘高祖自將征陳豨之時欲詐赦諸官徒發兵襲呂后太子布見漢使驗問即發兵東取荊西擊楚對高祖言欲爲帝其爲反逆已明唯越但以稱病不親詣邯鄲之故上旣赦以爲庶人而呂后令人告越復謀反遂及禍三人之事越獨爲寃且扈輒勸越反越不聽有司以越不誅輒爲反形已具然則貫高欲殺高祖張敖不從其事等耳乃以爲不知狀而赦得釋何也樂說告信賁赫告布皆得封列侯而梁大僕告越不論賞豈非漢朝

亦知其故耶樂布爲越大夫使於齊而越死還  
奏事越頭下上召罵布欲烹之布謂越反形未  
見而帝以苛細誅之上乃釋布拜爲都尉然則  
高祖於用刑爲有負於越矣傷哉

### 蜘蛛結網

佛經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莊子云惟蟲能蟲  
惟蟲能天蓋雖昆蟲之微天機所運其善巧方  
便有非人智慮技解所可及者蠶之作繭蜘蛛  
之結網蜂之累房燕之營巢蟻之築垤螟蛉之

祝子之類是已雖然亦各有幸不幸存乎其間  
蛛之結網也布絲引經捷急上下其始爲甚難  
至於緯而織之轉盼可就疎密分寸未嘗不齊  
門檻及花梢竹間則不終日必爲人與風所敗  
唯閑屋堦垣人迹罕至乃可乂乂而享其安故  
燕巢幕上季子以爲至危李斯見吏舍廁中鼠  
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倉中之鼠倉積粟居  
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歎曰人之賢不肖譬  
如鼠矣在所自處耳豈不信哉

孫權稱至尊

陳壽三國志固多出於一時雜史然獨吳書稱孫權爲至尊方在漢建安爲將軍時已如此至於諸葛亮周瑜見之於文字間亦皆然周瑜病困與權書曰曹公在北劉備寄寓此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破曹公還權迎之肅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呂蒙遣鄧玄之說郝普曰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又曰至尊遣兵相繼於道蒙謀取關羽密陳計策曰羽所以未便東向者

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陸遜謂蒙曰下見至尊宜好爲計甘寧欲圖荊州曰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規之權爲張遼掩襲賀齊曰至尊人主常常持重權欲以諸葛恪典掌軍糧諸葛亮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踈糧穀軍之要最足下特爲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凡此之類皆非所宜稱若以爲陳壽作史虛辭則魏蜀不然也

康山讀書

杜子美贈李太白詩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說者以爲即廬山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內辨誤  
一卷正辨是事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  
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  
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  
山白讀書于大康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宅在清  
廉鄉後廢爲僧房稱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  
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  
山也予按當塗所刊太白集其首載新墓碑宣  
歙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撰凡千五百餘字但  
云自國朝已來編於屬籍神龍初自碎葉還廣  
漢因僞爲郡人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  
好事者僞爲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  
老之詩邪歐陽志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  
白生於此縣蓋亦傳說之誤當以范碑爲正

### 列國城門名

郡縣及城門名用一字者爲雅馴近古今獨姑  
蘇曰吳郡吳縣有盤門閭門葑門婁門齊門他

晉不然春秋時列國門名見於左氏傳者鉅最  
多曰渠門純門時門將門閨門皇門鄣門墓門  
又有師之梁楛秩之門周曰園門魯曰雩門雉  
門稷門萊門鹿門又有子駒之門公羊傳有爭  
門吏門宋曰郤門桐門盧門曹門澤門揚門桑  
林之門邾曰魚門范門衛曰閼門蓋獲之門齊  
曰雍門亦有揚門鹿門稷門吳曰胥門宋垓澤  
之門見孟子

### 緇塵素衣

陳簡齋墨梅絕句一篇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  
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恨緇塵染  
素衣語意皆妙絕晉陸機爲顧榮贈婦詩云京  
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齊謝元暉酬王晉安詩  
云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正用此也

### 去國立後

齊高氏食邑千盧高彊以盧叛齊間丘嬰圍之  
彊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高鄰彊致  
盧而出奔晉魯臧氏食邑千防臧紇得罪使來

告曰荀守先祀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紇致防而  
奔齊按弱紇二人據地要君故孔子曰臧武仲  
以防求後于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然齊魯  
之君竟如其請不以要君之故而背之蓋當是  
時先王之澤未熄非若戰國務爲詐力權謀之  
比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也降及末世遂  
有帶甲約降旣解甲即圍而殺之者不仁孰甚  
焉

### 詩詞改字

王荆公絕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祇隔數  
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  
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  
曰不好改爲過復圈去而改爲入旋改爲滿凡  
如是十許字始定爲綠黃魯直詩歸燕略無三  
月事高蟬正用一枝鳴用字初曰抱又改曰占  
曰在曰帶曰要至用字始定予聞於錢仲仲大  
夫如此今豫章所刻本乃作殘蟬猶占一枝鳴  
向巨原云元不伐家有魯直所書東坡念奴嬌

與今人歌不同者數處如浪淘盡為浪聲沉周  
郎赤壁為孫吳赤壁亂石穿空為崩雲驚濤拍  
岸為掠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為多情應是  
笑我生華髮人生如夢為如寄不知此本今何  
在也

姑舅為婚

姑舅兄弟為婚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按刑  
統戶婚律云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  
姨母之姑堂姑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

女婿姊妹並不得為婚姻議曰父母姑舅兩姨  
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總麻據身是尊故不  
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堂姨雖於父母  
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  
上尊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亦謂堂姊  
妹所生者女婿姊妹於身雖並無服據理不可  
為婚並為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然則中表  
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予記  
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申明此項勅局看

詳以爲如表叔取表姪女從甥女嫁從舅之類甚爲明白徽州法司編類續降有全文今州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之者皆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爲婚周武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以爲妻妾宣帝詔母族絕服外者聽婚皆偏閨之制漫附於此

容齋二筆卷第八

容齋二筆卷第九十四則

三家七穆

春秋列國卿大夫世家之盛無越魯三家鄭七穆者魯之公族如臧氏展氏施氏子叔氏叔仲氏東門氏邠氏之類固多唯孟孫叔孫季孫實出於威公其傳序累代皆秉國政與魯相爲久長若揆之以理則威公弑兄奪國得罪於天顧使有後如此鄭靈公亡無嗣國人立穆公之子子良子良辭以公子堅長乃立堅是爲襄公襄



詳以爲如表叔取表姪女從甥女嫁從舅之類甚爲明白徽州法司編類續降有全文今州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之者皆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爲婚周武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以爲妻妾宣帝詔母族絕服外者聽婚皆偏閨之制漫附於此

容齋二筆卷第八

容齋二筆卷第九十四則

三家七穆

春秋列國卿大夫世家之盛無越魯三家鄭七穆者魯之公族如臧氏展氏施氏子叔氏叔仲氏東門氏邠氏之類固多唯孟孫叔孫季孫實出於威公其傳序累代皆秉國政與魯相爲久長若揆之以理則威公弑兄奪國得罪於天顧使有後如此鄭靈公亡無嗣國人立穆公之子子良子良辭以公子堅長乃立堅是爲襄公襄

公將去穆氏子良爭之願與偕亡乃舍之皆爲大夫其後位卿大夫而傳世者罕駟豐印游國良故曰七穆然則諸家不逐而獲存子良之力也至其孫良霄乃先覆族而六家爲卿如故此又不可解也

### 貢薛韋康

漢元帝紀贊云貢薛韋康迭爲宰相謂貢禹薛廣德韋元成康衡也四人皆握疑自好當優柔不斷之朝無所規救衡專附石顯最爲邪臣廣

德但有諫御樓船一事禹傳稱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元成傳稱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皆不著其有過按劉向傳宏恭石顯白逮更生下獄下太傅韋元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蕭望之周堪謀排許史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召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若以漢法論之更生死有餘罪幸元帝不殺之

耳京房傳房欲行考功法石顯及韋丞相皆不欲行然則韋貢之所以進用皆陰附恭顯而得之班史隱而不論唯於石顯傳云貢禹明經著節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正在望之死後也

### 兒寬張安世

漢史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

貫寬復用之宣帝時張安世嘗不快上所爲不可上意上欲誅之趙充國以爲安世本持橐籥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其忠謹宜全度之安世州是得免二事不書於寬及安世傳而於劉向充國傳中見之豈非以二人之賢爲諱之耶韓說能以一言救賢臣於垂死而不於說傳書之以揚其善爲可惜也

### 深溝高壘

韓信伐趙趙陳餘聚兵井陘口禦之李左車說

餘曰信乘勝而去國遠闔其鋒不可當願假奇兵從間道絕其輜重而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不至十日信之頭可致麾下餘不聽一戰成擒七國反周亞夫將兵往擊會兵滎陽鄧都尉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而東北壁昌邑深溝高壘使輕兵塞其饜道以全制其極亞夫從之吳果敗亡李鄧之策一也而用與不用則異耳秦軍武安西以攻關與趙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堅壁二十八日

不行復益增壘旣乃卷甲而趨之大破秦軍奢之將略所謂玩敵於股掌之上雖未合戰而勝形已著矣前所云鄧都尉者亞夫故父絳侯客也鼂錯傳云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爲將還上書言軍事拜爲城陽中尉鄧公者豈非鄧都尉乎亞夫傳以爲此策乃自請而後行顏師古疑其不同然以事料之必非出於已也

生之徒十有三

老子出生入死章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  
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  
故以其生生之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猶云十分  
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  
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  
更之無生之地焉其說甚淺且不解釋後一節  
唯蘇子由以謂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  
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  
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

寄無思無爲之妙其論可謂盡矣

臧氏二龜

臧文仲居蔡孔子以爲不智蔡者國君之守龜  
出蔡地因以爲名焉左傳所稱作虛器正謂此  
也至其孫武仲得罪于魯出奔邾使告其兄賈  
於鑄且致大蔡焉曰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  
蔡納請其可蓋請爲先人立後也賈再拜受龜  
使第爲爲已請遂自爲也乃立臧爲爲之子曰  
昭伯嘗如晉從第會竊其寶龜僕句龜所出地名以

爲信與僭僭吉信僭不會如晉昭伯問內子與母弟皆不對會之意欲使昭伯疑其若有他故者歸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及昭伯從昭公孫于齊季平子立會爲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臧氏二事皆以龜故皆以弟而奪兄位亦異矣

### 有扈氏

夏書甘誓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以共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爲辭孔安國傳云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其罪如此耳而淮南子齊俗訓曰有扈氏爲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此事不見於他書不知誘何以知之傳記散軼其必有以爲據矣莊子以爲禹攻有扈國爲虛厲非也

### 太公丹書

太公丹書今罕見於世黃魯直於禮書得其諸銘而書之然不著其本始予讀大戴禮武王踐

禮篇載之甚備故悉紀錄以遺好古君子云武  
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  
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皆曰未得聞  
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可  
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  
齋三日尚父端冕奉書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  
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  
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  
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又

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  
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  
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  
於席之四端爲銘前左端曰安樂必敬前右端  
曰無行可悔後左端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  
後右端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凡之銘曰皇皇  
惟敬口口生敬口口生咥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  
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  
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

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  
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寃惡  
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  
滅脩容謹戒必共共則壽屨之銘曰謹之勞勞  
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  
逸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  
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  
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  
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

先時劔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  
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申之義發之行之無  
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閤弗忍終身之  
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凡十六銘賈誼  
政事書所陳教太子一節千餘言皆此書保傅  
篇之文然及胡亥趙高之事則爲漢儒所作可  
知矣漢昭帝紀通保傅傳文穎注曰賈誼作在  
禮大戴記其此書乎荀卿議兵篇敬勝怠則吉  
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蓋出諸



此左傳晉斐豹著於丹書謂以丹書其罪也其名偶與之同耳漢祖有丹書鐵契以待功臣蓋又不同也

### 漢景帝

漢景帝爲人甚有可議鼂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塽垣也丞相申屠嘉聞錯穿宗廟垣爲奏請誅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塽垣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

江王榮以皇太子廢爲王坐侵太宗廟墻地爲宮詣中尉府對簿責訊王遂自殺兩者均爲侵宗廟榮以廢黜失寵至於殺之錯方貴幸故略不問罪其不公不慈如此及用袁盎一言錯即夷族其寡恩忍殺復如此

### 蕭何先見

韓信從項梁居戲下無所知名又屬羽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乃亡歸漢陳平事項羽羽使擊降河內已而漢攻下之羽怒將誅定河內者平懼

謀乃降漢信與平固能擇所從然不若蕭何之  
先見何爲泗水卒吏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召  
何何固請得毋行則當秦之未亡已知其不能  
久矣不待獻策弗用及懼罪且誅然後去之也

### 史漢書法

史記前漢所書高祖諸將戰功各爲一體周勃  
傳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攻好時最擊咸陽最  
攻曲遇最破臧荼所將卒當馳道爲多擊胡騎  
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夏侯嬰傳破李由

軍以兵車趣攻戰疾從擊章邯以兵車趣攻戰  
疾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灌嬰傳破  
秦軍於杠里疾圍攻曲遇戰疾力戰於藍田疾  
力擊項佗軍疾戰又書擊項冠於魯下所將卒  
斬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王武軍所將卒斬樓  
煩將五人擊武別將所將卒斬都尉一人擊齊  
軍於歷下所將卒虜將軍將吏四十六人擊田  
橫所將卒斬騎將一人從韓信卒斬龍且所將  
身生得周蘭破薛郡身虜騎將擊項籍陳下所

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追至東城所將卒共斬籍  
擊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白題將一人攻陳豨  
卒斬特將五人破黥布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  
將卒斬小將十人傳寬傳屬淮陰擊破歷下軍  
屬相國參殘博屬太尉勃擊陳豨酈商傳與鍾  
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定上谷受趙相國印五人  
之傳書法不同如此灌嬰事尤爲複重然讀之  
了不覺細瑣史筆超拔高古范曄以下豈能窺  
其籬奧哉又史記灌嬰傳書受詔別擊楚軍後

受詔將郎中騎兵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受詔  
別降樓煩以此六縣受詔并將燕趙車騎受詔  
別攻陳豨凡六書受詔字漢減其三云

薄昭田蚡

周勃爲人告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初  
勃以誅諸呂功益封賜金盡以予太后弟薄昭  
及繫急昭爲言太后后以語文帝廼得釋王恢  
坐爲將軍不出擊匈奴單于輜重下廷尉當斬  
恢行千金於丞相田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

后后以蚡言告上上竟誅恢蚡者王太后同母弟也漢世母后豫聞政事故昭蚡憑之以招權納賄其史所不書者當非一事也神宗熙寧七年天下大旱帝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怫然爭之帝曰比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更失人心安石曰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爲耳是時安石力行新法以爲民害向經曹佾能獻忠於母后可謂賢戚里矣而安石非沮之使遇薄昭田蚡當如何哉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宣仁聖烈后臨朝宰相蔡確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其聖如此雖有昭蚡百輩何所容其姦乎

### 文字結尾

老子道經孔德之容一章其末云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蓋用二字結之左傳叔孫武叔使郈馬正侯犯殺郈宰公若藐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

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孟  
子載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厭  
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妻矚  
其所之乃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歸告其  
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此二事  
反復數十百語而但以使如之及今若此各三  
字結之史記封禪書載武帝用方士言神祠長  
陵神君李少君謬忌少翁游水發根纒大公孫  
卿史寬舒丁公王朔公玉帶越人勇之之屬所  
言祠竈化丹沙求蓬萊安期生立太一壇作甘  
泉宮臺室栢梁仙人掌壽宮神君闔棊小方泰  
帝神鼎雲陽美光緌氏城僊人跡太室呼萬歲  
老父牽狗白雲起封中德星出越祠雞卜通天  
臺明堂昆侖建章宮五城十二樓凡數十事三  
千言而其末云然其效可睹矣則武帝所興爲  
者皆墮誕罔中不待一二論說也文字結尾之  
簡妙至此

國初古文

歐陽公書韓文後云予少家漢東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游其家見其敝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以歸讀之是時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後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韓文遂行于世又作蘇子美集序云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

天聖之間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以相誇尚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學者稍趨於古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可謂特立之士也柳子厚集有穆脩所作後敘云予少嗜觀韓柳二家之文柳不全見於世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凡用力二紀文始幾定時天聖九年也予讀張景集中柳開行狀云公少誦經籍天水趙生老

傳也持韓愈文僅百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  
難曉子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  
文哉因爲文章直以韓爲宗尚時韓之道獨行  
於公遂名肩愈字紹先韓之道大行於今自公  
始也又云公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扶百世之大  
教續韓孟而助周孔兵部侍郎王祐得公書曰  
子之文出於今世真古之文章也兵部尚書楊  
昭儉曰子之文章世無如者已二百年矣開以  
開寶六年登進士第景作行狀時咸平三年開

序韓文云予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  
七年然則在國初開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去  
穆伯長時數十年矣蘇歐陽更出其後而歐陽  
略不及之乃以爲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范  
文正公作尹師魯集序亦云五代文體薄弱皇  
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洎楊大年專事藻飾謂古  
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穆伯長  
力爲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  
一變而古其論最爲至當

容齋二筆卷第九

容齋二筆卷第十 十七則

經傳煩簡

左傳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其語本於大禹謨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晉叔向詒鄭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泄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



容齋二筆卷第九

容齋二筆卷第十 十七則

經傳煩簡

左傳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其語本於大禹謨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晉叔向詒鄭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泄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

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其語本於呂刑  
惟良折獄哲人惟刑也旨意則同而經傳煩簡  
爲不侔矣

曹參不薦士

曹參代蕭何爲漢相國日夜飲酒不事事自云  
高皇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旣明遵而勿失不亦  
可乎是則然矣然以其時考之承暴秦之後高  
帝創業尚淺日不暇給豈無一事可關心者哉  
其初相齊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

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於是  
避正堂以舍之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  
齊國安集然入相漢時未嘗引蓋公爲助也齊  
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深山蒯徹爲參客  
或謂徹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  
能二人者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徹  
以告參參皆以爲上賓徹善齊人安其生嘗干  
項羽羽不能用其策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  
受凡此數賢參皆不之用若非史策失其傳則

參不薦士之過多矣

漢初諸將官

漢初諸將所領官多爲丞相如韓信初拜大將軍後爲左丞相擊魏又拜相國擊齊周勃以將軍遷太尉後以相國代樊噲擊燕樊噲以將軍攻韓王信遷爲左丞相以相國擊燕酈商爲將軍以右丞相擊陳豨以丞相擊黥布尹恢以右丞相備守淮陽陳涓以丞相定齊地然百官公卿表皆不載蓋蕭何已居相位諸人者未嘗在

朝廷特使假其名以爲重耳後世使相之官本諸此也

漢官名

漢官名既古雅故書於史者皆可誦味如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御史大夫言可聽郎中令善媿人丞相議不可用太尉不足與計大將軍尊貴誠重大將軍有揖客京兆尹可立得大夫乘私車來邪天官丞日晏不來謝田大夫曉大司農大司馬欲用是忿恨

後將軍數畫軍冊光祿大夫大中大夫者艾二人以老病罷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之類又如所書路中大夫韓御史大夫叔孫太傅鄭尚書鮑司隸趙將軍張廷尉亦燁然有法後漢書執金吾擊郾大司馬當擊宛大司馬習用步騎等語尚有前史餘味

### 漢唐輔相

前漢宰相四十五人自蕭曹魏丙之外如陳平王陵周勃灌嬰張蒼申屠嘉以高帝故臣陶青

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以功臣侯子孫竇嬰田蚡公孫賀劉屈氂以宗戚衛綰李蔡以士伍唯王陵申屠嘉及周亞夫王商王嘉有剛直之節薛宣翟方進有材其餘皆容身保位無所建明至於御史大夫名爲亞相尤錄錄不足數劉向所謂御史大夫未有如兒寬者蓋以餘人可稱者少也若唐宰相三百餘人自房杜姚宋之外如魏證王珪褚遂良狄仁傑魏元忠韓休張九齡楊綰崔祐甫陸贄杜黃裳裴垍李絳李